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经典
JINGDIAN LIE

世界名人名篇经典 (四)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SHIJIE MINGREN JINGDIAN

SHIJIE MING
REN 经典
JINGDIANXILIE

世界名人名篇经典 (四)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世界名人名篇经典

世界名人名篇经典

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策划：梁春芳

副主编：张昌华 汪修荣

编委：张昌华 汪修荣

出版：张昌华 汪修荣

印刷：张昌华 汪修荣

发行：张昌华 汪修荣

经销：张昌华 汪修荣

定价：张昌华 汪修荣

ISBN：张昌华 汪修荣

（CIP）：张昌华 汪修荣

（CIP）：张昌华 汪修荣

（CIP）：张昌华 汪修荣

（CIP）：张昌华 汪修荣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人名篇经典/张昌华,汪修荣主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17-0898-1

I. 世... II. ①张... ②汪... III. 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779 号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人名篇经典

主 编 / 张昌华 汪修荣
策 划 / 梁春芳
责任编辑 / 方 卉
封面设计 / 大盟文化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印 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57.5
字 数 / 1,050,000
印 次 / 2005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317-0898-1/I·883

定 价 / 165.00 元(全六册)

目 录

第四卷

- | | | | |
|-----|-------|-------|------------|
| 771 | 〔法 国〕 | 莫里哀 | 《太太学堂》的批评 |
| 786 | 〔法 国〕 | 布 封 | 天 鹅 |
| 792 | 〔美 国〕 | 潘 恩 | 致雷诺方丈的信 |
| 795 | 〔德 国〕 | 歌 德 | 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 |
| 801 | 〔德 国〕 | 席 勒 | 审美教育书简 |
| 806 | 〔德 国〕 | 贝多芬 | 遗 嘱 |
| 810 | 〔英 国〕 | 柯勒律治 | 论诗或艺术 |
| 822 | 〔德 国〕 | 雅各·格林 | 渔夫和他的妻子 |
| 833 | 〔英 国〕 | 拜 伦 | 爱情是一场梦 |
| 836 | 〔英 国〕 | 雪 莱 | 诗 辩 |
| 849 | 〔德 国〕 | 海 涅 | 论浪漫派 |
| 860 | 〔法 国〕 | 巴尔扎克 | 《人间喜剧》前言 |
| 876 | 〔法 国〕 | 雨 果 | 《克伦威尔》序言 |
| 893 | 〔美 国〕 | 爱默森 | 悲剧性 |
| 902 | 〔美 国〕 | 霍 桑 | 点金术 |
| 918 | 〔丹 麦〕 | 安徒生 | 丑小鸭 |
| 930 | 〔美 国〕 | 爱伦·坡 | 创作哲学 |
| 941 | 〔德 国〕 | 舒 曼 | 音乐的魅力 |

- | | | | |
|------|---------|---------|----------------|
| 944 | 〔匈 牙 利〕 | 李斯特 | 遗 嘱 |
| 947 | 〔俄 国〕 | 别林斯基 |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 |
| 960 | 〔美 国〕 | 道格拉斯 | 致老主人的信 |
| 971 | 〔俄 国〕 | 莱蒙托夫 | 《当代英雄》自序 |
| 973 | 〔美 国〕 | 惠特曼 | 《草叶集》序言 |
| 978 | 〔法 国〕 | 波德莱尔 | 艺术家,上等人,老百姓和儿童 |
| 986 | 〔俄 国〕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致哥哥 |
| 990 | 〔俄 国〕 | 车尔尼雪夫斯基 | 致领地农民书 |
| 994 | 〔俄 国〕 | 列夫·托尔斯泰 | 我不能沉默 |
| 1013 | 〔挪 威〕 | 易卜生 | 性格的首要性 |
| 1015 | 〔美 国〕 | 马克·吐温 | 神秘的访问 |
| 1022 | 〔法 国〕 | 左 拉 | 实验小说 |

【法国】 莫里哀(1622~1673)

莫里哀，法国喜剧作家。主要剧作有《伪君子》、《吝啬鬼》等。他的《〈太太学堂〉的批评》，通过人物对话，提出了关于评论喜剧的若干问题。

《太太学堂》的批评**第五场 道琅特，侯爵，克莉麦娜，
艾莉丝，余拉妮。**

道琅特 请别起来，也别中断谈话。你们说的这出戏，四天以来，差不多成了巴黎家家户户的谈话资料，而且意见分歧，从来没有看见这样好玩过。因为，说到最后，我听见有人贬这出喜剧，可是同样一个地方，我又听见有人拼命称赞。

余拉妮 我们这位侯爵先生，就说了这出喜剧许多坏话。

侯爵 不错，我觉得可憎；家伙！可憎，极其可憎；所谓可憎之至。

道琅特 可是我，我的亲爱的侯爵，我觉得你的看法可憎。

侯爵 什么？骑士，你打算给这出戏撑腰？

道琅特 对，我打算撑腰。

侯爵 家伙！我保证它可憎。

道琅特 不是资产阶级的保条^①。不过，侯爵，请你讲讲，
凭什么理由，你这样看这出喜剧？

侯爵 因为可憎。

道琅特 对。

侯爵 可憎，因为可憎。

道琅特 这样一说，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是官司输定了。不过，还是指点指点我们，对我们说说戏里的缺点吧。

侯爵 我晓得什么？我听都懒得去听。不过，活见鬼！我晓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再坏的东西。还有道立拉斯，坐在一旁，和我的看法一样。

道琅特 了不起的权威人士，这下子你可来头大了。

侯爵 只要看看池座不停哄笑，也就明白了。我用不着别的证明，它没有价值。

道琅特 有些风度高雅的先生，不许池座也有常识，哪怕戏好得不得了，发现自己和池座在一起笑，就觉得有气。侯爵，难道你也是其中一位？前不久，我看见一位朋友，坐在戏台子上^②由于这样做，成了滑稽人。他听这出戏，从开幕到闭幕，严肃到了极点，碰到别人发笑的

① 向人借钱，请资产阶级人物出保条，担保如期归还，表示可靠。

② 贵人喜欢出较高的代价（半个金路易），坐在舞台两侧看戏。

地方，就皱眉头。听见哄堂大笑，他就耸肩膀，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望着池座；有时候，他望着池座发脾气，大声嚷嚷：“笑吧，池座！笑吧！”我们这位朋友的气性，成了另外一出喜剧。他大大方方，演给全场看，众口同声，认为谁也演不过他。侯爵，我求你注意，也求别人一样注意：常识在戏上没有固定地点，半个“金路易”和十五个“苏”的区别^①，对欣赏也毫无作用，站着也好，坐着也好，谁也可能有不正确见解。总而言之，就一般而论，我相当信任池座的称赞，原因是：他们中间，有几位能够按规矩批评一出戏，但是更多的人，却照最好的批评方式来批评，也就是：就戏看戏，没有盲目的成见，也没有假意的奉承，也没有好笑的苛求。

侯爵 骑士，你怎么成了池座的辩护人？家伙！我听了，倒也高兴。我一定会让他们晓得你是他们的朋友的。哈！哈！哈！哈！哈！

道琅特 你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我维护常识，可是我忍受不了我们那些马斯咯里叶侯爵^②的异想天开。看见这些人不顾贵人身份，把自己变成滑稽人，我就有气；看见这些人一窍不通，总在肆口裁决一切，我就有气；看见这些人看到坏的地方喊好，好的地方却不声不响，我就有气；看见这些人看油画，或者，听音乐会，褒也好，贬也好，全不对头，胡扯艺术名词，

① 半个“金路易”等于5法郎。20“苏”等于一法郎。前者是包厢和台上特席的票价。“15个苏”是池座站着看戏的票价。

② 马斯咯里叶侯爵，指《可笑的女才子》里的假侯爵。

不是加以歪曲，就是用错地方，我就有气。哎！家伙，先生们，住了口吧，上帝既然没有给你这份辨别事物的知识^①。别让自己变成听你说话的人们的笑料了吧，你就想想自己一言不发，倒许有人相信自己聪明，也就成了。

侯爵 家伙！骑士，你说这话……

道琅特 我的上帝！侯爵，我这话不是说给你听，而是给另外十多位出入宫廷的先生们听的。他们轻举妄动，玷辱宫廷，人民看在眼里，真还以为我们个个都是一般模样。就我来说，我尽力把自己区别出来，而且一有机会，就尽情取笑，希望他们临了会放聪明过来。

侯爵 请问，骑士，你看李桑德有没有才情？

道琅特 当然有，而且很高。

余拉妮 这是谁也否认不得的。

侯爵 问问他对《太太学堂》的意见吧，他会告诉你，他不喜欢的。

道琅特 哎！我的上帝！有许多人，就因为才情太高，倒害了事。他们正因为眼睛亮，反而看不清楚，甚至于发现自己和别人见解雷同，就会生气，因为他们只好独断独行。

余拉妮 不错，我们那位朋友显然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要有话先说，别人恭恭敬敬，候他裁决。他没有称赞，你先称赞，等于谋害他的知识，于是他就公开报复，站到反

① 根据 1734 年版，“住了口吧”底下是分号，“上帝既然没有给你这份辨别事物的知识”底下是逗号。

对方面。凡是知识问题，他要大家首先向他请教；我敢说，作者在上演以前，先拿戏给他过目，他会认为是唯一无上的杰作的。

侯爵 阿拉曼特侯爵夫人，你说怎么样？她到处讲它要不得，还说它充满色情，简直看不下去。

道琅特 我说，她这样做，和她的新作风倒也相称。我还说，有些女人太在名节上作文章，变成了滑稽人。这些女人眼看老境就要到来，想找东西弥补弥补失去的年华，以为摆出一副正经模样，凡事吹毛求疵，就顶替的过她们的少艾和美丽。我们这位夫人有才情，可是学这些坏样子学坏了，学的比哪一个女人也过分，别人从来看不出猥亵的地方，单她眼尖，有本事发现。人家还讲，这位夫人挑剔我们的语言，要它改头换面，可是她一苛求不要紧，几乎没有一个字，不是去头，就是斩尾，因为她发现某些字音撩拨人心。

余拉妮 骑士，我看你疯了。

侯爵 说到最后，骑士，你喜欢的喜剧，说不好的那些人，你以为挖苦一顿，也就算辩护了。

道琅特 不见得；我不过是嫌这位夫人有些庸人自扰……

艾莉丝 话别说急了，骑士先生，除去她以外，就许有人也抱同样见解。

道琅特^① 至少我晓得你不是，因为你看戏的时候……

艾莉丝 不错，可是我换了看法；夫人说起她的看法，理由十足，我就改了主意，投到她那边去了。

^① 根据 1734 年版，增加指示：“（指着克莉麦娜）”。

道琅特^① 啊！夫人，请你宽恕我；为了尊重你，只要你愿意，我说过的话，我统统撤销。

克莉麦娜 我愿意你这样做，不是为了尊重我，而是为了尊重理智；因为，说到最后，再怎么看，这出戏根本也就辩护不出一个什么名堂来，我就想象不出……

余拉妮 啊！作家李希大先生来了。他来的再巧不过。李希大先生，你自己取一把椅子过来，坐到这儿。

第六场 李希大，道琅特，侯爵，艾莉丝，

余拉妮，克莉麦娜。

李希大 夫人，我来迟一步；不过，我必须在侯爵夫人府上读我的戏，我先前对你提过；我听赞扬听入了神，自己就没有想到会多待一小时。

艾莉丝 指望作家留下来，赞扬顶有效验。

余拉妮 李希大先生，你倒是坐呀，我们晚饭后读你的戏。

李希大 献演的时候，在座的人都一定出席，而且答应我竭力捧场来的。

余拉妮 我信得过。不过，我再说一遍，请你坐下。我们正在议论一桩事，我希望再谈下去。

李希大 我想，夫人，你那一天也会留一个包厢的。

余拉妮 到时看。我们还是请接着往下讲吧。

李希大 夫人，我不妨提醒你一声，包厢差不多全预订出去了。

余拉妮 那太好了。话说回来，你来的时候，可把我盼坏

^① 根据 1734 年版，增加指示：“（指克莉麦娜）”。

了，因为人人跟我作对。

艾莉丝^① 开头他在你那边，不过，现在他晓得夫人是反对派的领袖，我想，你也就只好另讨救兵了。

克莉麦娜 不，不，我不要冷落令姐，我允许她的才情和她的感情一致。

道琅特 夫人，有了你的允许，我就放胆为自己辩护了。

余拉妮 不过，先让我听听李希大先生的意见。

李希大 夫人，关于什么事？

余拉妮 关于《太太学堂》。

李希大 啊，啊。

道琅特 你觉得怎么样？

李希大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你知道，在我们作家之间，谈起彼此的作品来，就该特别仔细才是。

道琅特 不过，单我们自己讲讲，也没有关系。你觉得这出喜剧怎么样？

李希大 先生，我？

余拉妮 真的，你的看法说给我们听听。

李希大 我觉得很好。

道琅特 当真？

李希大 当真。凭什么不？难道真还不是唯一无二的杰作？

道琅特 哼，哼，李希大先生，你是一个大滑头：你心里的话，你不说出来。

李希大 不见得吧。

道琅特 我的上帝！我晓得你的。我们就别装假了吧。

① 根据 1734 年版，增加指示：“（向余拉妮，指着道琅特）”。

李希大 哈，哈，哈。

道琅特 真的，你干脆就说，这出喜剧要不得好了。

李希大 行家也确实不赞成来的。

侯爵 真的，骑士，看你丢人的吧，这回有你挖苦的啦：

哈，哈，哈，哈，哈！

道琅特 再接再厉，我的亲爱的侯爵，再接再厉。

侯爵 你看，学者站在我们这边。

道琅特 李希大先生的批评，的确非同小可。不过，李希大先生要原谅我：我听了这话，并不认输。方才我斗胆反对^①夫人的见解，我驳她的见解，想必不会怪我唐突吧。

艾莉丝 什么？你有夫人、侯爵先生和李希大先生作对，还敢抗拒？哟！瞧你多不识相呀！

克莉麦娜 拿我来说，我就不明白，有些人明明懂事，怎么会带头袒护这出岂有此理的戏。

侯爵 活见鬼！夫人，从开幕到闭幕，没有一个地方不糟糕。

道琅特 侯爵这话讲得痛快。一脚踢开，再方便不过。经你这样一裁决，威风凛凛，我看，什么事也完蛋了。

侯爵 家伙！旁的演员也都在看戏，就把它骂了一个体无完肤^②。

道琅特 啊！我再也没有话好讲了：你对，侯爵。旁的演员既然说坏，当然就该相信。他们全是有见识的人，说话不存私心。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投降就是。

① 根据 1734 年版，增加指示：“（指着克莉麦娜）”。

② “旁的演员”指其他剧团的演员，特别是布尔高涅府的演员，参看《可笑的女才子》。他们成了莫里哀的死对头，参看《凡尔赛宫即兴》。

克莉麦娜 投降也罢，不投降也罢，这出戏伤风败俗，对妇女无礼讽刺，我知道，你再劝我，我也听不进去。

余拉妮 就我来说，我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戏上的话，我也决不硬往自己头上套。这类讽刺直接打击风俗，只在无意之中，捎带上了个别人士。箭头指向一般，我们犯不着自己往上碰。可能的话，我们就利用利用戏上的教训也好，可是不要自作聪明，以为正指我们自己。舞台上搬演的种种滑稽画面，人人看了，都该不闹脾气。这是一面公众镜子，我们千万不要表示里面照的只是自己。以为戏上责备自己，不免有气，等于当众给自己加上罪名。

克莉麦娜 就我来说，我不是因为戏上可能牵涉到我，我才说起。戏上那些女人，逾闲荡检，我想，我在社会上，一向循规蹈矩，倒也不怕人家影射。

艾莉丝 当然，夫人，他们就是想影射你，也影射不上。你的行为，有目共睹，没有惹人议论的地方。

余拉妮^① 所以，夫人，我也不是冲着你才说那些话的；好比戏里的讽刺一样，我是就一般而言。

克莉麦娜 夫人，我相信你。不过，这话不谈也罢。戏上有一个地方，糟蹋我们女性，我不晓得你们怎样看待，我对你们说，把我可气得不得了，作者真正可恶，居然拿我们叫作“畜生”^②。

余拉妮 这话他派给一个滑稽人讲，你不也听见了吗？

① 根据 1734 年版，增加指示：“（向克莉麦娜）”。

② 见于第五幕第四场，阿尔诺弗旁白：“（人为这些畜生什么也干）”。

道琅特 再说，夫人，难道你不晓得，情人的咒骂，向来就无所谓，爱情有温柔，也有狂暴？而且碰到同样情形，男子会说出最古怪的话、还要难听的话来、可是女人听了，往往反而当成恩爱表示？

艾莉丝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消化不了，还有夫人方才说起的那碗“汤”和那块“奶糕”，我一样听不下去。

侯爵 啊！真的，对，“奶糕”！我方才就注意到了：“奶糕”！夫人，你提醒我“奶糕”，我多感激你呀！诺曼底的苹果，也不见得够应付“奶糕”吧^①？“奶糕”，家伙！“奶糕”！

道琅特 好！你说“奶糕”，是什么意思？

侯爵 家伙！骑士，“奶糕”。

道琅特 到底是什么意思？

侯爵 “奶糕”？

道琅特 你的理由说给我们听听。

侯爵 “奶糕”！

余拉妮 不过，我看，你也该说说清楚啊。

侯爵 “奶糕”，夫人！

余拉妮 你觉得这怎么不好？

侯爵 我，什么也不觉得。“奶糕”！

余拉妮 啊！我可不问啦。

艾莉丝 侯爵先生一出手，你们只有弃甲丢盔的份儿。不过

① 观众对某演员有所不满，当时往往朝台上扔苹果砍他。诺曼底是出产苹果的省份。

我倒希望李希大先生，也来三拳两脚，打得个个告命求饶。

李希大 责备不是我的习惯，我对别人的作品一向就相当宽大。骑士先生对作者表示好感，我没有意思破坏，不过有人告诉我，这类戏就算不得什么喜剧，这些小玩意儿比起正经戏的美丽来，还隔着一万八千里。今天人人就好这个，大家抢着去看，可是就在全巴黎欣赏这些无聊东西的时候，就见伟大作品冷冷清清，难得有人去看。我告诉你们，有时候想到这上头，我就伤心，觉得这是法兰西的耻辱。

克莉麦娜 的确这样，公众欣赏力受到很坏的影响，本世纪变得一百二十分贱。

艾莉丝 “贱”这个字，又是妙不可言。夫人，这是你造出来的吗^①？

克莉麦娜 哎！

艾莉丝 我就说来的。

道琅特 李希大先生，你真就以为全部才情和全部美丽只在正经诗里头，滑稽戏是胡闹东西，一点也不值得赞扬吗？

余拉妮 拿我来说，我就不这样想。悲剧写好了的话，确实了不起；不过喜剧也有它可爱的地方，我认为这一个不见其就不比另一个难写。

道琅特 当然，夫人。说到难写不难写，你在喜剧方面添上一句“难写多了”，也不见其就错。因为说到最后，发

^① “贱”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字。

一通高贵感情，写诗斥责恶运，抱怨宿命，咒骂过往神祇，比起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的滑稽言行，在戏台子上轻松愉快地搬演每一个人的缺点，我觉得要容易多了。你描画英雄^①，可以随心所欲。他们是虚构出来的形象，不问逼真不逼真；想象往往追求奇异，抛开真实不管，你只要由着想象海阔天空，自在飞翔，也就成了。可是描画人的时候，就必须照自然描画。大家要求形象逼真；要是认不出是本世纪的人来，你就白干啦。总而言之，在正经戏里面，想避免指摘，只要话写得美，合情合理就行；但是临到滑稽戏，这就不够了，还得诙谐；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克莉麦娜 我相信正人君子中间有我一份；可是我看的这出戏，一句逗我笑的话，我也没有听到。

侯爵 真的，我也没有。

道琅特 说到阁下，侯爵，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你没有听见有人在戏上胡诌。

李希大 说实话，先生，人在戏上听见的，并不高明；依我看来，戏上的诙谐，全都相当平淡。

道琅特 宫廷可不这样想。

李希大 啊！先生，宫廷！……

道琅特 说完了好了，李希大先生。我看你的意思是说，宫廷在这上头是外行；你们作家先生，赶上作品失败，寻常没有地方好躲，就怪时代不公道，廷臣缺乏识见。李希大先生，请你明白：廷臣也像别人一样，长着一双

^① “英雄”指剧中主要人物。